

阿凡提



新传

胡尔朴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阿凡提



新传

胡尔朴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凡提新传/胡尔朴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08-05063-5

I. 阿... II. 胡...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2130号

责任编辑 陈敬山

封面装帧 杨德鸿

插图 白庚和

阿凡提新传

胡尔朴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8 字数 346,000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063-5/I·139

定价 20.00 元

作者的话

历时数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阿凡提新传》，不禁长吁一声，感慨万端。

先是写成长篇系列电视连续剧，先后被北京和上海的两家影视公司看中，并拟由一位名导演执导，后因难以预料的原因未能拍摄。但我想这只是暂时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后受出版社之约，改成了长篇小说。

阿凡提的原始素材大都是一个一个小笑话，短则数十字，长则也不过百余字，要把它写成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谈何容易。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搜集、阅读了数百万字的中外民间故事和幽默大师故事，沙里淘金，去芜存精，加以想象和再创造，历时近两年，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35万字的长篇小说。甘苦寸心知，作品的水平和质量不敢妄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迄今为止，在任何以阿凡提为主人公的文学影视作品中从未有过的如此全面、系统、立体地演绎这位主人公的作品。



1

编辑先生对作品的要求是，要写出阿凡提的幽默和智慧，读者对象以青少年为主。阿凡提是幽默和智慧的化身，写出他的幽默和智慧是最起码的要求；但读者对象我以为不仅仅是青少年，而应是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广大读者。作品给读者带来的不仅是开心地一笑，还能在捧腹之余，思索些什么，回味些什么；我最大的希望是读者在品尝这颗笑果之后，能开启心智，净化心灵。基于此，原始素材中不少极富戏剧效果和噱头却贬低人物性格的东西，我都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写到幽默和开心之处，有时我自己也忍不住开怀大笑；可写到某些章节时，我也禁不住哽咽失声。有的读者也许会问，这是一部让人开心逗乐的书，怎么还会催人泪下？我以为，这正是本书区别于其他写阿凡提的文学影视作品的地方：它不仅仅是好笑，逗乐，开心。

在写到“阿凡提回到吐玛克（毛驴）身边，眼睁睁地看着吐玛克在泥沼中慢慢地下沉……无所不能曾使那么多乡亲脱离水深火热的阿凡

提,此刻却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无能;只能一任自己的泪水在脸上奔流……这一切,吐玛克全看到了,也都读懂了,它‘啊呜啊呜’地叫了起来,意思是说‘主人啊,您别难过,您要振作起来,还有许许多多事等待着您去做,您还没有寻找到您的亲生母亲,如果有来世,如果来世我还是头驴,我还愿意当您的坐骑;主人啊,别了,我将在天堂里祝福您!’”这段文字时,我也和阿凡提一样禁不住涕泪双流,进而呜咽失声——人与动物之间尚有如此真挚深厚的感情,联想起现实生活中某些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读到这段文字时的泪水难道不能净化我们的心灵么?

在写到阿凡提的爱妻阿娜尔古丽临死前对阿凡提说的那段话:“为了我,你做了你能做的一切。人总是要死的,希望你不要难过得太久——我们不仅要善于记忆,有时候也要善于遗忘……死亡是人生盛大的节日,我不想看到你的眼泪,我要在欢乐中与你告别……”我又忍不住和主人公一起悲痛莫名。

我之所以引用上面两段文字,是想再重复一遍:我写的是一部逗乐、开心的书,但又不仅仅是一部逗乐、开心的书。

特别要提一提本书的两个主人公阿凡提和他的爱妻阿娜尔古丽。

以往的几乎所有写阿凡提的原始素材和文学影视作品中,阿凡提这个人物是平面的、神化的、有时甚至是痞子式的恶作剧式的人物;他幽默智慧,有口皆碑,却可望而不可及。

我塑造的阿凡提是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可亲可近的。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他偶尔也犯低级错误。他有出众的智慧,更有出众的人格,我着重地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在真假阿凡提的较量中,假阿凡提也许在“智慧”(如果假阿凡提的狡诈也可算作“智慧”的话)上不输阿凡提多少,而在人格的高下上却有天壤之别。

我引以为豪的是,我塑造了阿凡提的妻子阿娜尔古丽这个人物形象。在原始的阿凡提素材中很少有阿凡提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的描写,阿凡提的妻子也很少出现;即使有时出现,也是一个丑陋的没文化的泼妇般的河东狮子吼式的人物。我笔下的阿娜尔古丽有出众的美丽,也有出众的智慧,更有出众的人格;在书中,她与阿凡提双星闪耀,相映成辉,在和阿凡提幽默智慧的碰撞中迸发的火花,美轮美奂,令人



叹为观止。她和阿凡提互为依托，互为补充，相爱之深，挚爱之切，感人至深。也许阿娜尔古丽是我为我国悠长的文学人物画廊中所贡献的一个从未有过的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她是原始素材中所没有的，在她身上我充分发挥了文学的再创造和想象力。

再说几句也许并非题外的话。其实，阿凡提并非人名，而是一个称呼，它有两种涵义：一是对男人的一般称呼，即“先生”；一是对有知识有学问的人的尊称，即“老师”。阿凡提的本名为纳斯尔丁，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人们又称他为纳斯尔丁·阿凡提，后来就简称阿凡提。多少年来，阿凡提这个称呼已经被人们当作名字叫顺了口，烂熟于心，以致以讹传讹，流传至今。美好的错误在人们心目中生了根也就成了真理，要为其正名反倒伤害了人们的感情。那么就在我们这部长篇小说中延续这个美好的错误吧。重要的是被称为阿凡提的这个不朽的人……



阿西木牵着一只骨头比皮肉都重、似乎用一只手就可以轻轻提起的小山羊，往回家的路上走着，这就是他为玉素甫巴依①打工一年的全部成果。他粗糙得如同哈密瓜皮一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沮丧和失望。

一年前，他来到玉素甫巴依家门前，还没有敲门，里面的狗就狂吠起来。门开了，脑满肠肥的玉素甫巴依堵在门口，上下打量着他：“穷汉子，你想给我干活吗？要多少工钱？”

他说：“老爷，胡大②让我靠您养活一家老小，您给我多少工钱，您说一声就是了。”

玉素甫说：“你还图什么呢，穷汉子？我这儿什么东西都不缺，你就躺着吃吧。你呢，只管放羊，别的什么都不用操心。有胡大，就有我。你的汗水洒在地上，洒就洒了，我的财富可洒不了。大锅里有饭小锅里满，我有也就是你有，你沾得上光。至于工钱嘛，等你离开我这儿的时候，我让你赶上一百只羊，牵上一只羊，保证你满意！”

不管严冬酷暑，不管雨雪风霜，阿西木勤勤恳恳地为玉素甫巴依放羊。羊儿一只只膘肥体壮，可他却累得够呛。玉素甫巴依说的“躺着吃”倒是不假——干完活后，阿西木累得站也站不起来，只好“躺着吃”了。冬去春来，阿西木终于干到期满，该回家了。

玉素甫巴依从羊圈里牵出一只瘦小的山羊：“穷汉子，你要走就走吧。其实你倒该多想想，免得后悔。这只羊是我付给你的工钱。人们常说，‘你要犯傻，就养山羊’。依我看，山羊挺不错。它生个双胞胎，就变成三只，来年就是九只……照这样生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百只。你牵着走的一只，是这只；赶着走的一百只，还是这



① 巴依——维吾尔语，“地主”之意。

② 胡大——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对“真主”的别称。

只。穷汉子，就这么多了，再想多要除非我家的公牛生下牛犊；走你的吧！”

阿西木和他的妻子阿娜尔汗多么盼望能有一个儿子，可贫困的日子使他们不敢要，他们要把这个希望留到他外出打工一年之后，谁知道一年之后……妻子将会多么多么地难过和失望啊！

正当阿西木忧伤地朝回家的路上走的时候，妻子阿娜尔汗来到了哈德里毛拉^①家。

阿娜尔汗把几个铜板放在哈德里毛拉面前的矮桌上：“哈德里毛拉，我只有这么多了，求求您在寺院里向万能的真主祈求，保佑我丈夫平安地回来吧，保佑他能挣上钱，保佑我们能有一个孩子，保佑我们一家再不过苦日子了……”

哈德里毛拉不屑地扫了一眼桌上的那几个铜板：“信奉真主要诚心诚意，不是几个小钱能打发的。无论是谁，只要诚心诚意地给代表真主的伊玛木（寺院教士）敬奉些什么东西，真主会以十倍的东西回报他的——这些小钱你还是拿回去吧！”

阿娜尔汗回到她破旧简陋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这棵石榴树是这个贫穷之家唯一的财产了。

阿娜尔汗给石榴树浇水，盼望着它早早长大结出果子来，忽然她听见一声沙哑而忧伤的呼唤：“阿娜尔汗，开门哪！”

好熟悉的声音啊，阿娜尔汗丢下水瓢，跑过去欣喜地打开院门，果然是丈夫阿西木，她一下子扑到丈夫的怀里：“阿西木，你可回来了！”

阿西木却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阿娜尔汗惊异地说：“你怎么啦？”

阿西木伤心地说：“玉素甫巴依骗了我，我给他干了一年活，他给我的工钱就是这只小山羊。”

阿娜尔汗看了看那只小山羊，叹了口气，说：“小山羊就小山羊吧，你活着回来就好，快进来呀！”

阿西木牵着小山羊进了院子。阿娜尔汗接过牵绳，把小山羊拴在

^① 毛拉——伊斯兰教中对有地位的教徒的尊称，也含有职称的意味。



石榴树上。

阿西木叫道：“外加！^①一年不见，这棵石榴树又长大了。”

阿娜尔汗说：“可不，明年就能结果子，现在，它可是我们的全部希望了！”

阿西木歉疚地说：“这一年可辛苦你了，要不，我再出去打一年工，我就不相信巴依的心肠都那么黑！”

阿娜尔汗流下了眼泪：“以后再也别去给巴依干活了，要苦咱们苦在一起，大家也有个照应——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想有个孩子，要个孩子吧，有这棵石榴树在，我就不信养不活我们的孩子！何况哈德里毛拉对我说，无论是谁，只要给伊玛木敬奉些什么东西，胡大会用十倍的东西回报给他的。我看不如把这只小山羊送给哈德里毛拉，也许胡大真的会给我们十只山羊呢。”

2



3

一天傍晚，阿西木从巴扎^②上回家，猛地被绊了一下，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个钱袋。他用手一提，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一袋银币。

阿西木想，丢失钱袋的人一定很着急，说不定会到这儿来寻找的，就站在原地等着。这时，一个贪婪的过路人走过来，见阿西木拿着钱袋张望着，眼珠一转，问道：“老哥，你拿的是……”

阿西木说：“你是来找你丢失的钱袋的吧？”

过路人忙道：“对对对，正是我丢的，快还给我。”

老实的阿西木这时却多了个心眼：“那你说说，你的钱袋有什么记号？”

过路人支吾着。

阿西木说：“原来不是你的！”

过路人说：“这样好啦，咱们两人分了，一人一半好吗？”

① 外加——带有惊叹语气的招呼语，有时也表示兴奋或欢呼。

② 巴扎——维吾尔语，“集市”之意。

阿西木说：“别人的东西怎么能分？还是应该还给失主。”

过路人说：“钱财这个东西不长眼睛，谁拿着谁就是它的主人。那个倒霉鬼丢掉钱袋，是真主对他的惩罚；你捡到这只钱袋，是真主对你的恩赐；这一切都是真主的旨意，违背真主的旨意是要下地狱的。”

阿西木说：“既然是真主对我的恩赐，干吗要分给你一半？”

过路人说：“哎呀呀，这你就不懂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我发现了你捡到这只钱袋呢？这也是真主的安排呀，所以分给我一半是理所应当的。”

过路人说着，把阿西木手中的钱袋接了过去，蹲下来，而后把银币倒在地上，用手扒拉成了两堆儿，对阿西木说道：“你拿一堆儿吧。”

阿西木说：“你先拿。”

过路人把大的一堆挪到自己身边，说：“朋友，假如在你应得的一半里，我想再分得一半，你乐意吗？”

阿西木说：“这也是真主的旨意？”

过路人说：“对对对，你真聪明，这正是真主的旨意。”

阿西木说：“那我就不要那一半好啦。”

过路人听了，又把另一堆银币分成两半，把一半移向自己身边，把另外一半又分成了两份，说：“朋友，你看，这一半的一半，我又把它分成了两份儿，假如真主的旨意是让我再得到这两份中的一份，你乐意吗？”

阿西木说：“如果这还是真主的旨意，那一份你也拿去吧。”

过路人说：“好，让我把剩下的一份再分成两份……”

分到最后，只剩下一个银币了，过路人说：“这一个银币，让我给你作个祈祷算啦，祷告你幸福，你就把它当作报酬给我吧！”

于是，过路人把银币全都装回钱袋，提在手上，大摇大摆地走了。

有好一会，阿西木才回过神来：这钱袋是真主对我的恩赐，他说违背真主的旨意是要下地狱的，都让他拿走了，我不是就要下地狱了吗？

于是，他拔腿向过路人追去，喊道：“先生，你不能让我下地狱呀？”

过路人回过身来，高声答道：“像你这样的笨蛋不下地狱，难道要让我下地狱吗？”说着一溜小跑，飞快地消失在夜色中……

天色已晚，受了骗的阿西木闷闷不乐地走到一棵大树下时，忽见大树下有一堆灰乎乎的东西，吓了他一跳。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麻袋。



打开麻袋一看，里面是一口大铜锅。

阿西木叫了起来：“今天是怎么了，老得到真主的恩赐？这一回我可谁也不给了，不然我可真的要下地狱了。”

阿西木背起麻袋回到家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

阿娜尔汗说道：“你这个人哪，怎么老是受别人的骗，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钱吗？要是我呀，赶紧就拿着钱袋往家里跑，绝不把真主的恩赐分给别人一个子儿！”

阿西木说：“你说的好听，要是换了你呀，也会在那儿傻等的，跟你在一口锅里喝了半辈子乌麻什^①，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阿娜尔汗苦笑了一声，说：“说的也是，好在真主还算仁慈，赏给我们一口大铜锅，不过这口铜锅太大，我们只有两个人，不如拿到铜匠铺去打成两口小铜锅，我们自己用一口，卖掉一口。”

阿西木说：“这主意不错。”

阿西木把铜锅背到铜匠铺，铜匠铺的老板眼睛一亮，露出贪婪的神色。

阿西木说：“老板，我想把这口大铜锅打成两口小铜锅。”

老板满脸堆笑，忙道：“好的，没问题，我一定给你改打成两口小铜锅，两天以后来拿吧。”

阿西木还没跨出门口，老板一脸坏笑地叫住了他：“哎，你等等，这铜锅的铜已经不太好了，要打成两口锅好像有点不够了。”

阿西木说：“那么，可以打成一口锅吧？如果能打成一口小一点的锅，也还有用处，总比不能用的大锅好些，请你打一口小一些的铜锅好了。”

老板连声称赞：“对！对！你这话说得有水平有道理，我会让你满意的。”

谁知两天后阿西木来到铜匠铺，还没等他开口，老板就抢先对他说道：“坏了坏了，那大锅的铜太旧，连一口小铜锅也打不出来啦！”

阿西木遗憾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① 乌麻什——穷苦的维吾尔族老百姓常吃的用碎玉米粒煮的稀粥。

老板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打一把铜壶应该是可以的。”

阿西木说：“那就打一把铜壶吧，可到时候千万别说连一把铜壶都打不出来了才好。”

老板脸一红，说：“你这个人哪，看起来怪老实的，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好，好，好，不管怎么样，两天后你来取吧！”

阿西木回到家和妻子说起这事，阿娜尔汗表示了对铜匠铺老板的怀疑。

阿西木说：“不会吧，难道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

阿娜尔汗说：“你上当受骗的次数还少吗？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相信别人？”

阿西木说：“不相信怎么办？咱们总得和人来往，总得活下去呵！”

又过了两天，当阿西木再一次走进铜匠铺时，老板叫道：“老哥，真让你说着了，看你这张不吉利的嘴，还真的不够打一把铜壶的了！事到如今，我想打一把铜勺子应该……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过两天吧，过两天，一定，一定。”



6

两天后，老板对阿西木说“哎呀呀，只够打一根铜锥子”了；再过两天后，当老板对阿西木说连打一根铜锥子也不够了的时候，老实人阿西木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声质问道：“胡大呀，那么大口锅，打一百根铜锥子也够了！”

老板说：“这就你外行了。如果你一开始就说打铜锥子，我给你打两百根也没问题，可你一会打这个，一会打那个，打来打去就不够了。”

阿西木说：“你是说，那么大一口铜锅就打没了？”

老板说：“可不是吗，按理说，我该问你要一些工钱的；你瞧，我给你把大锅打碎，打小铜锅；小铜锅打不成，打铜壶；铜壶也打不成，又打铜勺子；铜勺子还打不成，又打铜锥子……这得费多少功夫啊！不过人也得讲个良心，你连一口铜锅都没了，我还忍心要你的工钱吗？这一来咱们扯平，谁也不欠谁了。”

阿西木给气懵了，他喘着粗气往回走，本来就黑红的脸被憋得成了紫茄色，他一边走一边对天呐喊道：“胡大呀，在这个世界上，当老实人真的是要吃亏的吗？不！我上当受骗的次数也不少了，下一回谁再骗我，我跟他没完！”

阿西木走到村口，遇到哈德里毛拉的一群羊。这群羊里有一只山羊就是阿西木送的。这只山羊见了阿西木，就离群向阿西木跑来，还有一些羊也跟着这只羊一直走到阿西木的家。

阿娜尔汗开了院门，这些羊跟着阿西木走进了院子。阿娜尔汗一数，不多不少，正好是十只。

阿西木高兴地对妻子说：“十只！这一回真主总算开眼了，瞧着咱们一直受骗，给咱们一个补偿，这一下你不说老实人吃亏了吧。”

阿娜尔汗也格外高兴：“是得感谢真主的恩赐，哈德里毛拉说得没错……”

话音未落，哈德里毛拉气呼呼地冲进院子。

哈德里声音都发抖了：“阿西木，你怎么把我的羊牵到你家来了？！”

阿西木说：“你不是讲过吗，如果谁给伊玛木敬奉些什么，真主会以十倍的东西回报他。我给你敬献了一只羊，现在真主回报我十只羊……”

阿娜尔汗也说：“是呀，这都是真主的恩赐呀！”

哈德里骂道：“放屁！这不是真主的羊，这是我的羊！”

阿西木毫不退让：“我没有拿你的羊！我得到的是真主回报给我的羊！”

哈德里气极：“嘿，我一直把你当成老实人，没想到你是个无赖！”

阿西木理直气壮：“我就是当老实人当过头了，上了一次又一次的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骗，这一次呀，没门！”

哈德里一把揪住了阿西木的衣襟：“哟，你倒有理啦，走，咱们到喀孜①那儿评理去！”

阿西木无所畏惧：“走就走！”

两人拉扯着来到喀孜堂，在伊不拉因喀孜面前，哈德里毛拉和阿西木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伊不拉因对哈德里说：“这十只羊是你的，按理说，阿西木拿你的羊是不对的……”



① 喀孜——宗教法庭中的一个官职，相当于现在中、低职别的检察官。喀孜堂，即喀孜办公的场所。

哈德里忙接茬道：“对对对，您说得对极了！”

伊不拉因对阿西木说：“这十只羊虽不是你的，可它们是自己跑到你院子里去的；何况哈德里毛拉说过谁要是给他敬奉点什么，真主会以十倍的东西回报他……”

阿西木说：“他是这么说的。我给了他一只山羊，果然领回十只山羊，这一切都是真主的安排和恩赐啊！”

伊不拉因皱起眉头，沉吟着，一副难于做出决断的样子。

哈德里心领神会，大声说道：“大人，”说着朝伊不拉因挤了挤眼睛，“真主说了，主持公道的人是会得到报酬的。”

根据两人的不同表现，伊不拉因立即做出决断，他板起脸，对阿西木说道：“那么说你是信奉真主的喽！”

阿西木说：“是的，喀孜大人。”

伊不拉因说：“真主告诫我们，不能拿属于别人的东西，违者将会受到严厉惩罚——阿西木，你胆子也真够大的，竟敢违背真主旨意，以真主的名义抢占别人的财物，犯了亵渎神明和抢劫的双重罪！本喀孜判定，所抢羊只归还原主，还要抽打二十皮鞭——来人呀！……”

当阿娜尔汗赶到喀孜堂门前时，见到的是躺在地上受了杖责的阿西木。

阿娜尔汗伸出双手呼号：“真主啊，什么时候才是咱穷人、老实人出头之日啊！”

3

阿西木家院子里的石榴树长大了，石榴树上的石榴红了。阿西木、阿娜尔汗在树下精心地照料着、欣赏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阿西木对阿娜尔汗说：“石榴长得这么好，多亏了你呀，让我摘一个最大最红的给你尝尝鲜。”

阿娜尔汗摇摇头：“不，我不吃。”

阿西木不解：“怎么，你不想吃酸东西？难道你怀的不是儿娃子？听说只有怀上儿娃子才喜欢吃酸的。”



阿娜尔汗急切地：“我爱吃，爱吃，可……”

阿西木说：“你舍不得吃？为了我们的儿子你应该吃，吃得越多越好！”

阿娜尔汗说：“这么好的石榴，拿到巴扎上去一定能卖到好价钱。家里这么穷，不攒点钱，怎么养得好儿子呀！”

阿西木叹了口气：“你呀！……”

这当儿，撞进来两个王爷的侍从，一唱一和地吆喝着：

“喂，有什么解渴的东西没有？”

“哟，这石榴长得不错，这可是解渴的好东西！”

“你们听着，尊敬的来伊斯王爷打猎回来，路过这儿，王爷的口很渴，还不赶快摘几个石榴献给王爷！”

阿西木说：“大人，喝水行不行？我水缸里有的是水……”

一个侍从怒喝道：“他妈的，你不想活了是不是？能让王爷吃上你的石榴是你们的福气，快给我摘石榴！”

来伊斯王爷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过来，两个侍从迎跪在路当间，双手托举着一盘又红又大的石榴。



9

来伊斯王爷贪婪地吃着石榴，连连称赞：“这石榴真甜，是哪儿摘来的？”

侍从指了指阿西木家的院落：“报告王爷，这石榴是从小民阿西木家的石榴树上摘下来的。”

来伊斯王爷点了点头，对身边的一个侍臣说道：“你说，这么好的石榴怎么王府的果园里就没有呢？”

侍臣弯腰谄媚道：“王爷，您说得对极了，王府的果园里怎么能没有这么好的石榴呢？”

是啊，王爷的果园里怎么能没有这么好的石榴呢？为了证明这句话没说错，王爷的大队人马还没有回到王府，就有几个王府的卫兵冲进阿西木的院子里，挖掘那棵阿西木夫妇视为生命的石榴树。阿娜尔汗扑上去阻拦，被卫兵一脚踢在肚子上，阿娜尔汗一声惨叫……

院子里石榴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大坑、泥土、残枝败叶和一滩猩红的血。

屋子里，阿娜尔汗卧在炕头上，表情木然而痛苦，阿西木眼泪纵横。

阿西木哀叹一声：“王爷要吃石榴，大臣把树连根拔掉，这世道！”
阿娜尔汗在哀泣：“巴郎子^①，我的巴郎子啊！”

4

十五年后。

不到六十的阿西木夫妻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家中显得更为破旧和贫穷。

晚上，老两口在吃饭，阿西木突然放下了筷子，兴奋地说：“老婆子，你猜我梦见了什么？好像我们生了个孩子，多么结实活泼的小家伙呀！”

阿娜尔汗浑身一哆嗦，用乞求的目光盯着老伴。

阿西木叹了一口气：“真主保佑，我不是故意的，原谅我吧，这都是我的错。”

阿娜尔汗说：“万能的真主啊，我们一次次的上当受骗，连唯一的一棵石榴树也被王爷抢走了，这还不够吗？为什么连我们的儿子也要拿走啊！最惨的是，我就像一只被阉了的母鸡，永远不能生育了！真主啊，我们做错了什么，您对我们的惩罚何时到头啊！”

隐约传来拍打院门的声音。

阿西木说：“老太婆，听见了吗？好像有人敲门。”

阿娜尔汗说：“这么晚了，谁还来我们家？”

敲门声更清晰了。

阿西木下了炕：“我去看看。”

阿西木打开院门，并没见人，却听见婴儿的哭声。阿西木俯身一看，门边有一个布包。

阿西木抱着布包，兴奋地冲进家门：“‘胡大的恩赐，会置于道旁’，老太婆，你来看，快来看呀！”

^① 巴郎子——维吾尔语，“男孩子”之意，这里指的是“儿子”。



阿娜尔汗看见了布包里的孩子，他挣扎着，哭叫着。

阿娜尔汗兴奋地说：“怎么回事？这是从哪里来的？真主啊，看你连孩子也不会抱，快给我！”说着忙从丈夫手里接过孩子。

阿西木激动得嘴唇在抽搐，半天才说出话来：“就、就在院门边的地上……”

阿娜尔汗叫了起来：“外加！还是个巴郎子呢，快看呀，他已经长牙了！”

孩子的哭声引来了邻居们，小屋里顿时热闹起来。

阿娜尔汗惊惶地四下看了看，把小生命紧紧地贴在自己干瘪的胸脯上，像是怕被人抢走似的。

一个胖胖的大嫂说道：“咱们村就这么多人，谁家的情况大家心里不清楚？丢孩子的亲人绝对不是我们村里的，可他怎么就知道，阿西木夫妇是咱们村最信得过的老实人呢？”

一个中年汉子深有感触地说：“真是，福大有福大的世界，福小有福小的眷兒。是真主知道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就安排了这送子的一幕，这都是真主的赐予呀！”



11

一位村中年纪最大的德高望重的长者祖农说：“根据法律，如果一个月内没有人来认领，就可以收为养子。是不是真主的赐予，一个月后就知道了。”

这令人不安的一个月使老头子度日如年，老太婆更憔悴了，她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有人把孩子抱走。院门的咯吱声，吓得她心惊肉跳，进而又使她火冒三丈，像一头被激怒的护崽的母狼……

三十天过去了，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谁也没有来认领这个孩子。阿西木夫妇欣喜若狂，双双匍伏在地上：“公正、仁慈、无所不能的真主啊，您所赐予的，远远超过我们失去的，我们别无所求了！”

在第三十一天，阿西木夫妇请来了长者祖农做主持人，举行了认领仪式和命名仪式，参加的都是阿西木夫妇在村中最要好的一些乡亲。

只见祖农长者面朝西跪坐院落里的一块毡子上，阿西木将襁褓中的孩子双手递给祖农。祖农怀抱孩子吟唱起来，声调似唱似说，似吟似叹，唱词均是孩子能健康成长，长大后有出息等美好祝愿。唱到最后一句，祖农长者提高了音量，连唱了三遍：“孩子呵，你就叫纳斯尔丁·阿